

北京酷暑之时,应黑龙江大学青年学者付立松之约,我来到他的家乡——双城。双城现属于哈尔滨市管辖的一个区,是京旗旗民回屯之地。

河县改为尚志县(今尚志市)。

一面坡,是父亲青少年时期生活与成长的重要之地,同时也是他人生和

一面坡往事

李霄明

文学创作启蒙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发表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老兵》和后来的《我的女教师》等,都是以一面坡为生活素材创作的作品。

1921年,父亲8岁时随全家从阿城搬迁至珠河的一面坡镇。第二年父亲入珠河县国立第二小学读书。1927年考取哈尔滨一中后,不久因家庭经济状况而退学,回到一面坡,后经人介绍在一面坡的“普庆茶园”旁的一间铺子当学徒。这家老板开了两个铺子,一个是石印所,搞印刷品的;另一个是扎彩铺,给丧家扎“纸活”的。父亲早期对社会的了解与认知,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特别是后来的人生观,

其乡土文化遗存丰厚,有很多民俗文化、俚语说辞、饮食习惯均与老北京文化有相似之处。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双城是英才辈出之地。在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中,有一位是著名抗日英雄傅天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杨靖宇创建了“磐石抗日”游击队。他是我父亲早年在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同学、挚友。故借此因缘来到双城既缅怀前辈,又可顺访父亲少年时代生活的小镇一面坡。

一面坡,新中国成立之前属珠河县(今尚志市),是抗日英雄赵尚志与李兆麟等领导创建的珠河抗日游击队根据地所在地。1942年2月赵尚志在这一带战斗中重伤牺牲。为纪念他,建国后,珠

上海抵达贵阳,赴一场高中同学毕业44年的聚会。地点在花溪大成精舍,周边有孔子庙、十里河滩。现场,满眼看去,一个个都时尚、得体。

我们这个班,有贵阳六中高二本身的学生,还有转学而来的同学。我和无漏子都是从师院附中转过来的。饮水思源等从二中转过来,高考临近,大家都在备战,所以,相互之间交集不多。高考完,拿到通知书,就各奔前程了。

这样的基础,想搞聚会,比较难。毕业40年时,倡议者呼吁,没成,直到第44年,几个外地的同学推动,贵阳同学总算回应了,在群里接龙。1个、2个……20个。尽管仍有一半的人不来,这些也够了。见面了,友善握手,热情相拥。然后拍各种照片,记录下这难得的聚会。

贵阳很凉爽,是避暑的好地方。中午聚餐时最大的亮点是小兰花感谢无漏子在她父亲去世时来帮忙烧饭做菜,我才知道她们的友谊原来延续了很久。我也感谢戴和夏,她们帮我联系开一张我在贵阳六中读书的证明,我们单位整理档案资料需要我补全。幸亏有同学帮忙,否则我无法证明我就是我。

中餐之后,大家又转移到一个布依族的寨子里,里面开了很多饭馆,我很想见见穿着布依族衣服的当地人,但没有看到,日常生活中,他们穿着跟我们差不多的服装。

一个下午,打牌的打牌,在寨子里游串的游串,只有我和若水聊天。我们聊散文。我推荐她看上海作家郭峰峰的《第一个离别者》。这个情形,很像当年我和同学讨论《简·爱》。简·爱的理性、明智成了我一生的警示。若水在群里总是不偏不倚地出现,哪个同学发的帖子没有人回应,她就冒出来发一个表情,缓解冷清的局面。若水是网名,我一直不知道若水是谁?这次聚会,才得知真人。若水戴一副墨镜,取下墨镜才能看到她大大的眼睛。和她聊着,我想起我初三和高一读的世界名著,这是母亲从她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借来的,有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我是囫圇吞枣地读,只看故事细节,对小说中各种风景的描述一概翻过去。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她所在的外语系看电影版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当王子的父亲半夜出现在天空,告诉王子他是被王子的叔叔所害,王子的母亲成了叔叔的妻子,王子震惊了,他要复仇。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天空出现的父亲,我没有想到逝者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一直好奇。这些,过去很久了,重逢的时候我们没有交谈,但它却是我高中时候的记忆。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贵阳附近的青岩镇,老镇全是石板路,保护得很好。我们坐在小兰花二哥的山庄,惬意地喝茶。从家长里短聊到普利策新闻奖……话题海阔天空。小兰花二哥给我们准备了冰粉、糕粿稀饭、豆腐果、卤猪蹄和米豆腐,全是青岩的味道。聊够了,吃饱了,我们去镇上转转,看了看周恩来父亲和邓颖超母亲居住过的地方,现在作为旧居对外开放。很多年轻人租来苗族的银饰和衣服,靠在古墙上拍照。突然,倾盆大雨而至,成了我们聚会的最后风景。

都说雨天留人,老天是不想让我们散吧,两天聚会,几乎说完了44年的话语。

价值,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父亲做学徒后不久,他便结识了一个从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流落到一面坡的朝鲜孩子

果里(就是后来父亲创作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中主人公的原型)。

在果里的引见下,并在班主任、苏联女教师周云谢列娃的帮助下,父亲得以进入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11中学学习。记得在父亲晚年的时候,有段时间,我因工作性质在家的时间较多,每天下午,我有时会听到父亲独自在他的房间里,自言自语地念叨几句,或是叫我进去,跟我讲上两句有关于一面坡或哈尔滨的那些陈年往事,讲他与父母家人过的温暖而快乐的童年生活;讲祖父给他讲的那些民间传说故事,还有与那些曾经和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一面坡朋友的友谊。多少年来,让父亲念念不忘的,还有他日思夜想的小镇一面坡。那里曾经留下他少年的足迹,南山土门岭的山山岭岭、花花草草,北山脚下蚂蜒河的涓涓溪流,小镇上让他五味杂陈的人情冷暖,以及市井民居的烟火气息……无不让他留恋,难以忘却。

特别是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11中学的苏联女教师周云谢列娃给了他学习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父亲给我讲的时候,虽然时间已过去五十多年,但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在他插班之后,女教师就没有过休息日,礼拜天、节假日,在每天放学后和就寝前之间,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指导父亲的学习。补习俄文,讲

解星星的神话,传授科学知识,解读俄国文学名著及十月革命的故事等。这位女教师特别给予父亲的教导,在父亲日后的早期思想形成和文学写作中都起到引领的作用,同时这些无私的帮助也深深地印刻在父亲年轻的脑海里,让他终生难忘。父亲把对周云谢列娃的感激之情都倾吐在了他日后创作的《我的女教师》的小说故事里来加以纪念。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父亲因工作关系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东北。他曾在文章里写道,“我在东北大学工作的时候,常常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想起自己的同学。我想起哈尔滨商船学校傅天飞、一面坡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11中学的朝鲜同学果里、苏联同学哥里沙。我打听傅天飞的消息,冯仲云同志告诉我,他早已成为抗日联军的烈士了。我打听果里的消息,朴大昌同志告诉我,他正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担任军事工作。我打听哥里沙的消息,没人知道;又打听多少遍,也都白费。不知为什么,我想念的人,难见面;越难见面的人,越容易想念……”父亲

感受到了靖州人独有的生活哲学。老人们闲坐打牌,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安详;少年们在桥边廊下背书、写作业,那份专注与纯真让人动容;年轻女人们则跳舞、录着视频,她们身上的那份松弛与自信,如同秋日午后的阳光,温暖而迷人。这一切,都让人不由自主地羡慕起靖州人的悠然生活。

走下风雨桥,一束从墙角伸出的三角梅映入眼帘,那鲜艳的色彩仿佛在向我诉说着浪漫的故事。渠江边,临江而坐的女子们更是将这份浪漫演绎得淋漓尽致。她们或品咖啡或吃点心,江面成了她们眼中最美的风景,也是她们闲聊时的谈资。在这里,江不仅是自然的恩赐,更是心灵的慰藉,它守护着靖州人的心安与宁静。

沿着江堤前行,我仿佛成了一位光影的捕捉大师,将每一个动人的瞬间都收藏进我的时光匣里。这些记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睡,反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跳出来,唤醒我那一

价值观,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父亲做学徒后不久,他便结识了一个从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流落到一面坡的朝鲜孩子

果里(就是后来父亲创作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中主人公的原型)。

在果里的引见下,并在班主任、苏联女教师周云谢列娃的帮助下,父亲得以进入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11中学学习。记得在父亲晚年的时候,有段时间,我因工作性质在家的时间较多,每天下午,我有时会听到父亲独自在他的房间里,自言自语地念叨几句,或是叫我进去,跟我讲上两句有关于一面坡或哈尔滨的那些陈年往事,讲他与父母家人过的温暖而快乐的童年生活;讲祖父给他讲的那些民间传说故事,还有与那些曾经和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一面坡朋友的友谊。多少年来,让父亲念念不忘的,还有他日思夜想的小镇一面坡。那里曾经留下他少年的足迹,南山土门岭的山山岭岭、花花草草,北山脚下蚂蜒河的涓涓溪流,小镇上让他五味杂陈的人情冷暖,以及市井民居的烟火气息……无不让他留恋,难以忘却。

特别是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11中学的苏联女教师周云谢列娃给了他学习和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父亲给我讲的时候,虽然时间已过去五十多年,但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在他插班之后,女教师就没有过休息日,礼拜天、节假日,在每天放学后和就寝前之间,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指导父亲的学习。补习俄文,讲

解星星的神话,传授科学知识,解读俄国文学名著及十月革命的故事等。这位女教师特别给予父亲的教导,在父亲日后的早期思想形成和文学写作中都起到引领的作用,同时这些无私的帮助也深深地印刻在父亲年轻的脑海里,让他终生难忘。父亲把对周云谢列娃的感激之情都倾吐在了他日后创作的《我的女教师》的小说故事里来加以纪念。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父亲因工作关系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东北。他曾在文章里写道,“我在东北大学工作的时候,常常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想起自己的同学。我想起哈尔滨商船学校傅天飞、一面坡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11中学的朝鲜同学果里、苏联同学哥里沙。我打听傅天飞的消息,冯仲云同志告诉我,他早已成为抗日联军的烈士了。我打听果里的消息,朴大昌同志告诉我,他正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担任军事工作。我打听哥里沙的消息,没人知道;又打听多少遍,也都白费。不知为什么,我想念的人,难见面;越难见面的人,越容易想念……”父亲

感受到了靖州人独有的生活哲学。老人们闲坐打牌,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安详;少年们在桥边廊下背书、写作业,那份专注与纯真让人动容;年轻女人们则跳舞、录着视频,她们身上的那份松弛与自信,如同秋日午后的阳光,温暖而迷人。这一切,都让人不由自主地羡慕起靖州人的悠然生活。

走下风雨桥,一束从墙角伸出的三角梅映入眼帘,那鲜艳的色彩仿佛在向我诉说着浪漫的故事。渠江边,临江而坐的女子们更是将这份浪漫演绎得淋漓尽致。她们或品咖啡或吃点心,江面成了她们眼中最美的风景,也是她们闲聊时的谈资。在这里,江不仅是自然的恩赐,更是心灵的慰藉,它守护着靖州人的心安与宁静。

沿着江堤前行,我仿佛成了一位光影的捕捉大师,将每一个动人的瞬间都收藏进我的时光匣里。这些记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睡,反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跳出来,唤醒我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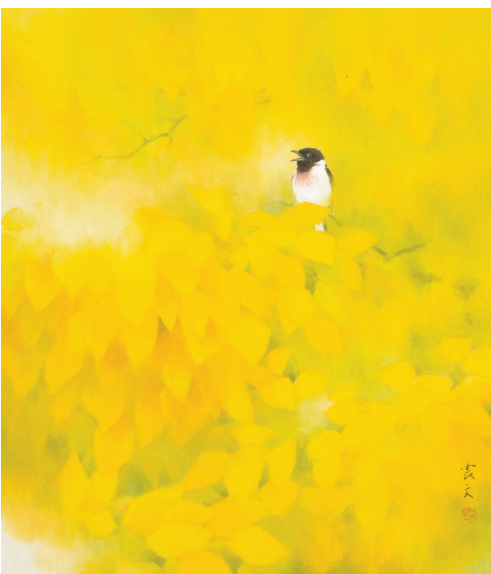
想起了靖州的方式,或许真的需要选择一个特定的时节,比如五月,那时靖州被赋予了别样的韵味,因为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车缓缓驶进靖州城边,远远望去,漫山遍野的杨梅树如同翠绿的海洋中点缀着颗颗红宝石,它们以一种近乎“澎湃”的姿态涌入眼帘,“澎湃”二字不仅准确地描绘了内心涌动的激动之情,也间接反映了杨梅树种植面积之广,仿佛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最慷慨的馈赠。

十月来到靖州,有人提议去江东风雨桥走走,话语间虽带着一丝游览其他景点未能尽兴的遗憾,却也让人对风雨桥充满了期待。风雨桥,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故事与风雨兼程的意味,它仿佛是靖州历史与文化的缩影,静静地诉说着过往。

然而,在我眼中,靖州的秋天同样迷人,它像是一位多修饰自然之道的诗人,无须过多修饰,只需轻轻挥洒秋阳下那明亮而温暖的色彩,便能勾勒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秋日画卷。

走在风雨桥上,我

夜光杯



秋吟 (纸本设色) 乐震文

对他早年在一面坡和哈尔滨的同学、朋友们总是念念不忘。晚年时,父亲还满怀深情地撰写纪念傅天飞烈士的文章《早年的影》以示纪念。

来到双城的第二天,我们便与小付和他的朋友高岐四人,清早开车经阿城到一面坡。进入一面坡地界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父亲笔下《老兵》中描写的那些我已熟悉的自然景象。那片被丘陵山峰环绕的地貌,看似平缓的坡地种满了玉米,最醒目的是山下的那条小说里常常提到的河——蚂蜒河。

20世纪80年代,父亲常常提起他青少年时代在一面坡的经历。他曾说过,一面坡这个地方,我住了七八年,别墅似的火车站一带,我不常来,只有春秋结队旅行的时候来过几次。每次来,都没玩够,就回去了。今天,我又来了,却什么也不想玩,只是爱看这个学校;这所杏黄色的大楼,只爱听这楼里的铃铛声。

当我今天来到这里,看到了四十几年前父亲提到的一面坡火车站,还有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11中学那所杏黄色的大楼等俄式建筑群时,此时此刻,

超衰老的神经和愈来愈麻木的感受力。河堤边那些因拆迁而留下的残垣断壁,在秋天特有的光影效果下,竟让我恍若置身于古罗马的斗兽场之中。那些历史的痕迹,虽然已被岁月冲刷得斑驳陆离,但那份曾经的辉煌与荣光却永远镌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而那些站在河水里洗洗的女子,将我拉回童年,关于故乡的记忆如同打开的画卷,一一浮现。那些童年笑颜、成长的艰辛,清晰又珍贵。看她们身子起伏的姿态、相谈的笑脸,衣裳在水里划动而皱出的水波,我只想留住它们似的,不停地用手机捕捉这一刻的美。光影一定听到了我的心声,它成全了我,以近乎纯粹的方式让我留在了眼前的美,这美是秋天的宁静与光影的变化。

我走进河边一条小巷,站在巷子深处顺着光影回望,可以看到尽头的杨树、江水和浮桥,有女子走进巷子,就有了生气,也

独处还是与人共处,是生活中难以回避的一道命题。

有些人曲高和寡,不愿放低身段,可相处的人少之又少。迎合别人,偶尔为之尚可,长此以往累人累己。但独处久了也会令人寂寞难忍,不是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或思想家,可以孤身面壁修行。况且,很多灵感也源于交流和碰撞。

有些人误以为共处就是社交,并以经营关系为目的,其实最好的共处是找到最佳伙伴,在交流中获得愉悦,在互动中点燃彼此的好心情。论及共处,婚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无论是一见钟情的闪婚,还是久经考验的伴侣,最后能一起幸福走完人生旅程的一定是经过了持久相处的考验,形成彼此认可的共处之道。婚姻中的共处好似裹上棉衣,少了自由,却多了温暖。

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人皆向往,有了时空,独处才有质感。

独处是自我打磨的时光,是思考升华的过程,每件事都有它的最佳时刻,例如阅读就是独处的良辰美景。优雅需要慢下来的精致,灵感源于静谧中的觉悟,一杯咖啡的陪伴,一段音乐的欣赏,真正的独处不是排他,而是沉浸在自己的趣味和陶醉之中。独享时间中的修行是人生中的一大财富,自由驰骋,不受干扰,当你长期的专注有了独处的空间,总有硕果累累的那一刻。

城市化的演进过程把人的独处与共处经营到了极致,一个好的城市应当让人有独处的空间和群体交流的公共场景,太喧闹令人目眩和浮躁,所以要配以街心公园和行道树来营造安静;太冷落缺少人气,人与人之间陌生得成了孤岛。事实上,城市化文明就是人之独处与共处的最佳演化,既要让人有宣泄和疯狂的公共场景,例如演唱会、体育赛事、嘉年华等,也要培养在公交、地铁车厢里群体安静的习惯。关上家门,无人打扰。走进人群,能找到需要的人物和知己。

独处与共处,虽说受环境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二者兼而有之,动静相宜,掌握自己最佳的节奏,就是美好的人生。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无法言表……让我最感动和高兴的是我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父亲曾经看过的建筑。

一面坡,这个百年前,因中东铁路而繁荣并名声显赫的小镇,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走近它,看到它时,它已没有了百年前的烟火人家的繁华景象,留下的只有凝固的历史,和让人有无限遐想的那些异国建筑的美。那些幸存下来的建筑,如中东铁路疗养院、中东铁路苏联子弟第11中学、一面坡火车站、俄国侨民的民宅等俄式建筑群,大部分还

边看边聊

独处与共处

曹国琪

保有原貌,这些重要的历史遗存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对今后一面坡小镇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件幸事。

石榴树

刘笑冰

春阑叶发未争先,苦夏煎熬果始鲜。籽集百珠团抱密,肉呈双珥拱心圆。涩除味美非随意,青褪颜丹岂自然。精萃得承功得继,枝培根固必延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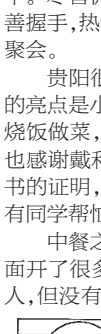
七夕会

有了画境和灵动。而写在墙角的字:盼亲回!让我一时热泪盈眶,或许就在这刻,它触动我的某根神经,将我带回那些盼望远在他乡的爱人归来的日子,那么相似、熟悉,却又那么刻骨铭心。我倚着老巷的石墙站了许久,香气四溢的桂花也没有诱使我走近,我似乎更愿意沉浸在眼前的思绪里,让光影在这一刻得以回放,让曾经的盼望再次回到我身上,那时的憧憬与期盼回应着那时的焦虑与鲜活的生命力。感谢这位有心的朋友,让我有机会回忆,也有机会重获等待与期盼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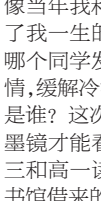
回望渠江,水清透如玉,它静静地流淌着,见证着靖州的历史与变迁。我想,汛期起潮时,它也一定拍打过这些残垣断壁,声音咆哮,似在诉说着那些被遗忘的故事。靖州,这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地方,无论春夏秋冬,都有它独特的魅力等待我们去发现、去品味。而我,已经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地方,记住了它带给我的独特感动与惊喜。

赴一场聚会

杨格



夜光杯



简媛